

陳淳淳

讀海



原鄉走廊

海，是大自然最壯麗的詩篇，以其雄渾、深邃和變幻莫測，吸引著無數人去探尋、去感悟。每次來到紅塔灣，凝視那片湛藍無垠的海域，彷彿邂逅了一本古老而深邃的書卷，每一頁都寫滿了文明的更迭，每一行都鑄刻著歷史的滄桑。海，自古以來便是詩人筆下的浪漫，是旅人靈魂深處的嚮往。紅塔灣的海，如同一本永遠翻不完的書，每一眼都能發現新的章節，每一次的體驗都能獲得新的啟發。漫步在沙灘上，彷彿能聽到時間的低語，感受到自然的呼吸，更能在心底泛起浪花般的層層漣漪。紅塔灣，這片廣袤無垠的海域，宛如一部浩瀚深邃的鴻篇巨著，承載著自然的奧秘、生命的傳奇和歷史的滄桑。它以波濤湧動的磅礴文字，潮起潮落的亙古哲思，化作浪濤的絮語，層層疊疊地推向趕海人的耳畔，悠悠訴說著往昔的風雲變幻與現代的文旅交融。

作為石獅十里黃金海岸濱海文旅的核心景點，紅塔灣擁有綿延的沙灘和碧藍的海水，是天然形成的優質海濱浴場。沙灘整體呈U形環抱海灣，形似一彎新月鑲嵌于碧海之間。退潮時顯露出大片鏡面般的淺水沙灘，在陽光下反射出天光雲影，倒映出夢幻般的流動畫卷。彎月般的沙灘將自然造物的柔美與地質奇觀巧妙地結合，無論你是親子趕海、情侶漫步、攝影追光、還是有氧運動，皆能在這片充滿活力與熱情的海岸線找到專屬的浪漫。

當下午驕陽的熾熱開始收斂，餘溫仍在瀰漫，紅塔灣旅遊公路上，各款各色的車輛交織出濱海最美的風景線，小轎車、大巴士、公交車、摩托車與自行車在濱海公路上川流不息。行道上的棕櫚樹筆直的樹幹如同五線譜上的音符，在橫向延展的海岸線上譜寫立體樂章。海岸邊的木麻黃樹，以海疆衛士的姿態，築起海岸線的生態長城，守護著這一方水土。海濱浴場人山人海，五彩斑斕的泳圈在浪尖上跳躍出盛夏的圓舞曲；沙灘

上的人潮如跳動的音符，和著層層疊疊的浪濤聲在海風中交響。盛夏的紅塔灣是自然與生命共舞的立體劇場，每一幅光景都充滿著熱量與活力。

赤腳走過海濱浴場那片遊人如織的沙灘，沿著北邊方向行走，遠離了人潮的喧囂，只有濤聲依舊層層喧嘩。退潮後的沙灘上，歪歪斜斜的腳印，如同潮汐與生命共同書寫的詩行。我踩著細沙，深一脚淺一脚地行走到沙灘的盡頭，選一處嶙峋礁石，坐看海天一色，細細聆聽海的聲音。浪濤層層疊疊的絮語，傳遞著大海寬廣無垠、包容萬物的胸懷。無論江河攜帶多少泥沙，無論天空飄落多少塵埃，海，都以寬廣的胸懷、開放的姿態，接納來自四海八荒不同的膚色與文化。這種包容一切的精神，啟示著人們：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。

讀海，彷彿在翻閱一部浩瀚的歷史長卷，透過無垠的海平面，穿過時光的隧道，探尋人類文明的興衰軌跡，感受歷史長河的波瀾壯闊與歷史滄桑。從古至今，在這片海域，無數的船隻在它的懷抱中穿梭往來。以海為橋樑，海上絲綢之路的商船，穿過這片海域，乘風破浪，駛向遙遠的異國他鄉，那飄揚在桅桿上的船旗，宛如一條閃耀著光芒的彩色絲帶，連接起東西方的千年文明與現代文旅的交流與融合。

讀海久了，便覺自己也變得心胸開闊起來了。其實在海的字裡行間，從沒有固定的意思。同一片海浪，有人讀出波瀾壯闊，有人讀出滄海桑田。讀海的人，或許讀的不僅是海，而是借海的波瀾，讀自己心中的潮起潮落。

往回走時，浪花依然層層疊疊，腳步依舊深深淺淺。原來在海邊漫步，從不是簡單的行走。生活就像這沙灘，會留下腳印，潮起潮落間，有些腳印會被浪潮撫平，有些則深深鑄刻在時光裡。人生的每一個足跡，無論深淺，都是生命旅程的見證。也許生命中的腳印會消失，但人生的路，永遠都在腳下。

2025年7月21日

王強

「漲海聲中萬國商」與「市井十洲人」——泉州海絲遺韻的當代表達



絲路溯源

當南風吹過刺桐古港，潮聲拍岸，千年海絲的餘韻似又甦醒。這個盛夏，一場全國性文化創意設計人才培訓來泉州采風，將那句「漲海聲中萬國商」的詩意，再次嵌入當代設計語彙，延展至全球文明的對話版圖。

唐人陳陶在《泉州刺桐花詠》中寫道：「海曲春深滿郡霞，越人多種刺桐花。」盛放的刺桐花，不僅是城名的由來，更是當年萬帆競發的註腳，見證泉州作為「東方第一大港」的盛世榮光。

2025年，獲國家藝術基金支持的「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創意設計人才培訓」，於7月17日至21日來到泉州進行采風、項目團隊考察和課程培訓。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設計師、非遺傳承人與文化學者齊聚一堂，共同探尋這片海洋文明與多元信仰交織之地，哪些符號最能映照中華海洋精神，又如何在當代語境裡煥發新生。

千年港口的潮聲回響

「蒼官影裡三洲路，漲海聲中萬國商。」宋人李邕的詩，至今仍是泉州海絲榮光的生動註腳。昔日刺桐港，載著香料、瓷器與絲綢，遠航南洋，聯結東西，成就「東方第一大港」之名。市井之間，薈萃「十洲人」，九日山祈風石刻、德濟門遺址、洛陽橋、安平橋等文明遺痕，如散落碑刻，默然記錄著往來歲月。

漫步古厝深巷，燕尾脊高翹，風獅爺迎風矗立，簷角滴水獸輕聲低語，這些細節早已化入泉州人的日常，成為海絲文化裡信仰、商賈、技藝與生活交織的流動記憶。

飛天再現：

「市井十洲人」的美學想像

在培訓現場，一幅以唐卡技藝繪成的長卷《海上絲綢之路世界商埠圖》鋪陳開展：「刺桐飛天」舒展雲浪般彩帶，既融敦煌伎樂天的線性之美，又糅合印度妙音鳥與西方天使的意象，跨越時空，再現宋元泉州「市井十洲人」多元交融的繁華盛景。

金國平教授亦於泉州歷史博物館及「請茶時間美學空間」分享十五至十八世紀澳門開埠與發展史，講述葡萄牙航海者與福建閩南移民如何牽引文化與物種的往來。泉州之於世界的意義由此更為凸顯——她早已是文明交流的前沿碼頭。

如學者所言：「飛天從非凝固的圖像，而是一場未竟的文明對話。」她曾舞於開元寺的大殿梁柱間，也隱現於南音絲竹、刺桐花影之中，成為泉州人心底對大海無盡的凝望與嚮往。

從古韻到「今潮」：

文化符號的活化之道

然而新的課題亦隨之而來：古老符號

如何走出「博物館式沉睡」，進入當代人的生活，成為可感知、可共鳴、可再創造的文化能量？

在實地採風與課堂思辨中，學員們嘗試多種可能——

走訪漢侯博物館，對比古今德化瓷器的精妙，探討現代釉彩的流光變化；也有人將刺桐飛天結合唐卡重彩，繪成百米長卷，並延伸為數位影像與「飛天T恤」，以礦物顏料與幾何構圖，為古老圖騰注入新視覺；

有人將燕尾脊與滴水獸轉化為3D列印胸針、絲巾與家居飾品，讓傳統圖像成為可隨身攜帶的「文化敘事」；

更有學者提醒：「文化的再生，必須觸及精神內核。」風獅爺鎮村禦風，可延伸至當代的生態防災議題；飛天與滴水獸亦可與南音洞簫、波斯烏德琴交響，奏出泉州絲路的新章。

思辨交鋒：在地與全球的張力

於黎明大學與華光學院的圓桌對話上，「如何在在地性與全球化之間尋得張力與平衡」成為熱議焦點。

有人認為，文化若無法跨越「變異」，便難以新生；正如檳城極樂寺的飛天雕塑，正是多元嫁接的產物。亦有人提醒，若一味迎合市場化與「國際審美」，文化根脈終將被沖淡。

「刺桐飛天的彩帶，既是敦煌壁畫的延續，也能化作數位世界裡的動態數據。」

一位澳門青年設計師笑說，「關鍵在於，它不能只是好看的圖，更要成為能被體驗、共鳴與再造的文化聲音。」

泉州啟示：

從刺桐花落處再出發

這場培訓不僅是一堂結合設計、產業與文化認同的實作課，更是一道面向未來的命題：如何以AI、3D列印、新媒體與新消費，讓千年符號走出展櫃，成為當代的「精神圖騰」，不再只是歷史標本。

「海曲春深滿郡霞」，春深夏遠，刺桐花開，晉江入海，潮聲未息。學員沿著沿海公路北上，遠望江海交匯、貨輪如梭，紅磚古厝、燕尾脊、媽祖廟影半隱榕蔭之間，耳畔似有潮聲與浪語迴迴；

「州南有海浩無窮，每歲造舟通異域。」

航船未曾停息，故事亦未止步。在「各美其美、美美與共」的文明共識裡，泉州或許從未離開世界舞台，只是換了一種姿態，續寫著屬於這座海絲古港的新傳奇。

當飛天再度彩帶凌空，風獅爺嘯風鎮村，設計師以3D列印與AI筆觸續寫匠心，一場新的「海絲故事」，正從刺桐花落處，悄然啟航。

宋春來

鐵骨丹心照日月——抗戰女英雄銀金花



讀書隨筆

在時光的長河中，總有一些身影如璀璨星辰，照亮歷史的天空；總有一些故事如激昂樂章，奏響民族的精神。銀金花，這位2023年去世、享年111歲的老人，便是那樂章中最激昂的音符之一。

銀金花出生在1912年，那是一個風雨如晦、動盪不安的年代。她原籍河南，爺爺從山東逃荒至河南漯河，憑藉著勤勞與堅韌，全家四代同堂，日子也曾紅紅火火。然而，日軍的侵華戰爭如同一場無情的風暴，瞬間摧毀了這個幸福的大家庭。漯河的轟炸，讓42口人的家族只剩下她和丈夫周輝榜。家破人亡的慘痛遭遇，沒有擊垮這個柔弱卻又堅強的女子，反而讓她心中燃起了復仇的火焰，毅然決然地踏上了從軍抗日的道路。

「日本人不停地炸，地上到處是死人，屍體東一塊、西一塊，有的被炸到樹上吊著，有的被炸得分不清了，我夜裏行軍時就曾經被人的腸子絆到！」銀金花親眼目睹了日軍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。那是一段充滿血腥與恐怖的記憶，是她一生都無法抹去的傷痛。

「日本兵殺人的時候根本不分男女老少，用刀砍、用槍打，想怎麼殺就怎麼殺。為了比試誰厲害，日本兵讓中國人在河邊躺成一排，用刺刀連著捅，看誰殺得多，瀏陽河水被血水染得紅彤彤的，河道都被堵住了。」日本兵的殘暴令人髮指，銀金花在講述這些往事時，身體仍會不由自主地顫抖，那是對那段黑暗歷史的刻骨銘心，也是對侵略者的無比憤恨。

「七七事變」後，日軍妄圖通過侵佔長沙等重要城市，摧毀中國軍隊的抗戰意志，迫使中國軍民屈服。1939年秋，第一次長沙會戰爆發，銀金花所在的部隊參加了多場伏擊戰，她作為新兵營的訓練標兵，扛著機關鎗衝鋒在前，毫不畏懼。

「我參加了兩次長沙會戰，都是擔任戰鬥班班長呢！」提起當年的長沙會戰，銀金花記憶猶新。身材高大的她，被安排到戰鬥班當班長，與日軍展開殊死搏鬥。

1941年，第二次長沙會戰爆發，銀金花所在部隊在瀏陽河阻擊日軍。在一次肉搏戰中，銀金花展現出了超乎常人的勇敢和智慧。子彈打光，她毫不畏懼地操起刺刀迎向敵人。「有的鬼子瞧我是個女的，個子比他還高，

覺得很驚訝，就想俘虜我。鬼子向我撲過來，我側身一躲，再反身奪過他的槍，一腳就把他踢到了山坡下！」這次戰鬥，銀金花連殺了7名日本兵，她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，頭部被彈片擊中，右手手腕受傷脫臼，傷口深可見骨。她在生死邊緣徘徊了三天三夜，才從死神手中掙脫出來。這3道深深的傷疤，是她英勇無畏的見證，每一道都承載著戰爭的殘酷與艱辛。

那些年，為了狙擊日軍，部隊常常急行軍，一天跋涉幾十公里是家常便飯。在一次通過石山時，一塊近百斤的大石頭突然滾落，砸向銀金花。她本能地用左手一擋，雖然保住了性命，但手臂上又留下了一條超過5釐米的傷痕。

抗戰結束後，銀金花解甲歸田。1949年，銀金花與同為抗戰老兵的丈夫周輝榜，離開了寄居的湖南辰溪縣，回到了周的老家寧遠縣天堂鎮嶺脚村。他們遠離了戰火紛飛，開始了平凡而又寧靜的生活。1998年，86歲的銀金花因病去醫院看病時，她手上的傷疤讓護士疑心她是受到了虐待，於是報了警。在警員和醫生的追問下，人們才知道她是抗戰老兵。這讓人想到李白的《俠客行》，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與名」。她身上的傷痕，正如歲月刻下的勳章，記錄著她為國家和民族所做出的犧牲與奉獻。

「能夠活下來，我蠻知足了！現在國家穩定，沒有戰爭動盪，不用擔驚受怕，可以放心過日子……」面對當地政府和志願者的關心照顧，一向低調的銀金花如此說。她樸素的話語，飽含著對和平的珍惜，對生活的熱愛。

銀金花，本是一個平凡女子，在祖國需要她的時候，她挺身而出，英勇殺敵，盡力而為捍衛國家的尊嚴。她的故事，將永遠銘刻在歷史的長河中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，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……

菲律濱商報
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
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

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

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

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

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
營業部：227 Dasmariñas St., Binondo, Manila

電話：79606382・82411756

傳真：82411588

電郵地址：siongpo@gmail.com

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


member:UPMG GROUP



鄭亞鴻

窗外的芒果



談今論古

盛夏七月，在我家窗外可以看到小區與北渠之間通道上一列幾十株芒果樹上，長滿成熟的芒果。一個個芒果在陽光的照射下，閃爍著黃色的光芒。陣風吹來，芒果隨風搖晃。這些芒果樹是20餘年前小區建成時種的，如今已有4層樓高，且枝繁葉茂，儼然成了停在樹下的小車的防曬棚。

我覺得奇怪的是，這些熟透了的水果，卻不見有人採摘。大家知道，芒果味道香甜，營養價值高，是一種好水果。要是在困難時期，即使大人不來採摘，這些芒果早就被孩子們爬樹或用竹竿採摘光了。這是否說明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以致以對掛在樹上的芒果見怪不怪、熟視無睹？

看著樹上的芒果，我想起少年時我和夥伴偷摘龍眼的往事。我家有20多株龍眼樹，是我爺爺下南洋前種的。小時候龍眼熟了，任我摘，任我吃。我會自己爬上龍眼樹，挑著龍眼吃。到了上學年齡，我被父母接到城裡上學。但每逢暑假，我都急著回家鄉，因為開學前，龍眼也熟了。我可以和小夥伴們在龍眼林裡玩耍，爬龍眼樹，摘龍眼吃。後來，公社化了，果樹全部收歸集體所有。我們暑假回家鄉，要吃龍眼，那就得買。

那時村裡在龍眼成熟時段有專門的護林員，偷摘龍眼被發現是要罰款的。我和小夥伴們由于嘴饞，又沒錢，經常在晚上利用天黑去偷摘龍眼。記得有一天晚上，我同一位小夥伴爬上龍眼樹上偷摘龍眼，被護林員發

現堵在樹下。我從樹上下來時，護林員抓住我，手電筒往我臉上照。

「喂，這是誰家的孩子？」他不認識我。我趁機掙脫他的手跑掉了……現在的孩子們，肯定沒幾人攀爬過樹，也沒有我們當年爬樹的功夫和快樂。如今有的孫輩們，水果送到眼前，也未必想吃，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！

看著樹上的芒果，我還想起50多年前我們種芒果樹的情景。那是在山美水庫建成後不久，我們這些水庫的職工參加植樹綠化勞動，在生活區周圍和大壩下游溪的兩旁種植果樹，主要有龍眼、荔枝、芒果等。

在生活區通往水壩地下廠房的路上兩側，種的就是芒果樹。

為了綠化美化生活和工作環境，大家都幹勁十足。

為了保證果苗的成活率，我們盡量把穴位挖得深一些。記得當年我們看了一部朝鮮電影《摘蘋果的時候》，我們種樹邊戲言，以後我們也可拍一部《摘芒果的時候》。

幾年後，我們嘗到了勞動果實，每人都分到一袋芒果。自己的勞動果實，吃起來分外香甜。當年的芒果樹，如今已長成枝繁葉茂、遮天蔽日的大樹了。

忽然有一天，早上從窗外望去，一夜之間小區芒果樹的芒果都不見了。

是小區物業還是什麼人採摘走的，不知道。但我覺得很好，比讓它們爛在樹上好，這叫物有所歸，是對大自然賜予的珍惜。

（2025年7月20日）

本論壇投稿郵箱：siongpoforum@gmail.com